

略谈龙江剧的载歌载舞

■ 刘云秋

当我们走进剧场，当我们为戏中悦耳的音乐唱腔和优美的舞蹈身段所陶醉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之鼓掌欢呼。无论京剧、评剧、黄梅戏都离不开载歌载舞，黑土地上的龙江剧更是如此。

龙江剧是在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、拉场戏的基础上创建的。二人转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歌舞表演，而拉场戏则是在二人转一旦一丑、载歌载舞的基础上，吸收、借鉴在当地流行的京、评、梆子戏曲剧种及各种民间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，有了自己独特的身段动作，如：秧歌步、腕子花、扇子花、手绢花等。龙江剧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表现它得益于母体的营养，建立了新的表演程式，载歌载舞是龙江剧的一个重要的表演形式。龙江剧代表人物白淑贤在《荒唐宝玉》中饰演的贾宝玉，她用了东北秧歌、民间舞、霹雳舞等多种艺术形式，表演形式，充分表现出宝玉的天真、无拘无束、渴望自由的秉性。在第二场元妃省亲与伶人交往中，学起了二人转中的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。白淑贤在舞台上大扭东北秧歌、大唱二人转调子，真可谓大大地“荒唐”了一番。

龙江剧载歌载舞离不开音乐和锣鼓。戏曲表演是建立在音乐节奏的基础上的，不能离开音乐而存在。没有音乐，戏曲也就不成其为戏曲了。首先，戏曲的“曲”是要唱的，歌唱是戏曲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。第二，戏曲的其他表演手段——做，包括舞、念、打都富有强烈的音乐感。这种乐感一方面是它本身，例如道白，戏曲道白的文字本身就是很讲究节奏和音韵的。那抑扬顿挫，轻重缓急之中就包含着一种音乐感。另一方面是音乐伴奏制造的。例如，龙江剧折子戏《挂画》中，演员在挂画的时候，往往有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。每一个动作的始末与演奏的乐句之间，是配合得很好的，至于用锣鼓把道白和动作的节奏打出来，那音乐感就更强烈了。节奏鲜明是音乐化的重要标志。

运用锣鼓加强演员的表演，是戏曲音乐区别于其它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，歌剧和舞剧虽然也有伴奏音乐，但一般不用锣鼓，不像戏曲这样用锣鼓贯穿整个表演，高度发挥锣鼓的作用。在戏曲乐队中，司鼓就是指挥。戏曲演唱的伴奏，往往要用鼓板把曲子的重拍打出来，使其节奏（板眼）更加鲜明。在道白和动作中，锣鼓不仅能加强节奏感，还能通过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，把人物的内心情绪强烈地烘托出来，渲染或改变整个舞台的气氛。所以说利用锣鼓节奏来烘托人物情绪，制造环境气氛，是十分重要的艺术手段。当然，锣鼓一定要运用得恰当。正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指出的那样：“戏场锣鼓，筋节所关。当敲不敲，不当敲而敲与宜重而轻，宜轻反重者，均足令戏文减价。”

“载歌载舞”还有一个“舞”的问题。戏曲中的舞，不光是指某个场面中穿插的一些舞蹈。如龙

江剧折子戏《霸王别姬》中虞姬的剑舞。举手投足都是舞蹈化的，舞蹈化是戏曲表演的又一特点。所谓舞蹈化，有两个特征：一是动作有鲜明的节奏感，使人感到其中蕴涵着一种和谐的动律。二是十分注意外形的美感，如前面所说的戏曲动作节奏是非常鲜明的，一举一动不是伴着音乐的旋律就是紧扣着锣鼓的节奏。有时锣鼓没打出来，演员心里也要有那么个节奏感。可以说，演员是在台上踩着锣鼓点儿走路的。角色“亮相”，是戏曲动作节奏鲜明的一个突出表现。所谓“亮相”，就是角色第一次上场时，或一节舞蹈、武打完毕后使形体有如一座雕像，突出地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。“亮相”必须亮在点子造成节奏的鲜明对比，戏曲对于形体动作的美感是十分讲究的，那一套优美的身段，如：卧鱼、虎跳、鹞子翻身、乌龙绞柱，每个动作都讲究方圆结合，刚柔相济，有雕塑感。这些身段来自生活，但又不是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照搬，而是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，经过提炼、夸张、美化了的。也就是舞蹈化的动作。

这里需阐明一个问题，戏曲中的音乐唱腔和舞蹈身段，一般都有一定的程式。所谓程式，就是表现一定内容的规范性的艺术形式。先看音乐，戏曲的唱腔，曲牌，锣鼓都有程式，什么样的唱腔，曲牌，锣鼓怎样构成，适合在什么地方表达什么情绪气氛，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唱腔的程式化是我国古代诗、词、曲以声填词的继续，讲究套数。这是它与歌剧音乐的又一主要区别。龙江剧的曲调比较高亢，适于表现开朗激昂的情绪。

舞蹈身段一般也有程式，手有手法、步有步法，什么身段用什么地方表现什么内容，它们的形式怎样，都有一定的规矩尺度。例如：舞台上开门关门，上楼下楼，上船下船，乘车坐轿都有程式。表现夜行小路的“走边”，表现骑马奔驰的“趟马”，表示出征前将帅整束盔甲的“起霸”，都是成套的程式。对翎子、帽翅、髯口、水袖、扇子、拂尘等道具的使用，也都是有程式的。拿水袖来说，有翻、垂、拂、抓、掩、扬等形式，一般翻袖表示激动，垂袖表示惊恐，震怒，抓袖表示急切，以袖掩面表示羞愧、悲啼，舞袖表示欢欣、喜悦，扬袖表示奔走，躲藏等等。而龙江剧的舞既延续了程式化的东西，又自成一家，例如白淑贤在《双锁山》中扮演的刘金定，热情、豪放、充满激情，又有些任性。白淑贤在表演这个人物时，分了几个步骤，用了几组程式，出场“亮相”既有武术的“小弹腿”、京剧的“打地双掏翎”，又有二人转的“抖肩”，向高君保自我介绍时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，扭得美，扭得俏。把刘金定刻画成地道的东北大姑娘，所以龙江剧的载歌载舞不拘泥于旧形式，突破形式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